



旅法漫笔

## 雕像(上)

□碧水

初去贝桑松,一心想去雨果故居。1802年2月26日,雨果出生于于此。

一个腊月天的午后,独自寻找。那天,日头似画卷的残阳那般凄凉,寒风似出鞘的利剑那般料峭,疾风吹来,四周响起一阵或重或轻的索索声,那是树梢飞舞的叶子与地上飘移的落叶汇合而成的声音,一路走去,索索声起伏,音似波涛,我兜揣上书“Victor-Hugo”的小纸条,寻找雨果故居。

按家乡的说法,维克多·雨果也许不能说是贝桑松人。200多年前,其父莱波德奥·雨果是拿破仑军队的一名将军,曾经驻防弗朗什-孔泰。雨果的母亲与两个儿子随军,住在贝城离城堡不远的通衢路的一座三层小楼内。古城堡亦称黑门,被斯丹达尔的《红与黑》写到过,开篇的小城有这样的描写:“杜河在它的城墙下面,离着几百尺远的地方流过。”杜河是贝城的母亲河,想必雨果的家人饮过杜河水,在这里雨果吮了六个月其母的奶水,随父亲调防马赛离开贝城。之后,成名的雨果不再重回故居,不过他的作品写到过这座出生的城市,写得较多就属他的《秋叶集》。

寻找雨果故居。然,不知故居在哪儿?城南,还是城北,城东,或是城西?俗话说,路在口中。拿出小纸条询问法国人,而他或她不是一脸的茫然,就是疑惑似的指向古城区。难道不知?按他们的手势,走向古城。古城的地形像一个电阻符号“Ω”的凸出部分,街景类似,建筑亦类似,类似的小街来来回回走了三次,像走迷宫般的糊里糊涂。可能是焦急的表情,可能是再次相遇,有个法国男人对我说了句英文——Follow me。不是跟我走吗?随其走到中心广场,我看到了雨果。不是雨果故居,是雨果雕像。

世间的事,有些神奇。200多年前,因一个军人的驻守,使雨果与一座城市结缘;200多年后,因寻找雨果的故居,使我与一座雕像结缘。前者的结缘,使贝城保留了有关雨果的痕迹,有故居,有广场,有展览馆,还有以雨果命名的公交站。后者的结缘,使我一次又一次走近雕像。

贝城,多雕像,熟悉抑或陌生,熟悉的如雨果雕像。中心广场的那尊雨果坐像,是一尊石雕像,上白下黑,黑白分明。只见他袒胸坐在大理石高台上,左手托靠椅背,双腿一前一后,仿佛欲要起身,眺望可爱的家乡;他神情刚毅,目光深邃。不知这尊雕像的作者是谁,然每一次的走近,睹物思人,想起他的诗论——“诗存在

于思想中;思想来自心灵。”令人景仰。路过广场,脚步不自觉地移向雕像,常与瞻仰雕像的他或她相会。

距雨果坐像不远的市政广场,也伫立着一尊雨果雕像,是一尊全身铜像。仿佛是约会前的等待,仿佛是写作的歇息,他一手插在裤兜,低头看着手中的怀表。低头而视,不易看清他的颜色与表情。铜像很高大,令人想起巴黎雨果纪念馆的一张旧照,立像酷似这张旧照中的站立写作的雨果(因腰痛,晚年的雨果只能站立写作),只是相片中的雨果右手插在衣兜。最喜欢去市政广场,喜欢在他的身旁稍站,常有与天神并肩一回的感觉。其实,头还攀不到他的肩呢。

露希拉听我常说雨果,送我一尊雨果头像。这尊头像是贝城特色的文化产品——系列雨果雕像之一。雕像为人头像,按陈列方式、颜色以及大小型号的不同,至少有八种款式;另有一款是这位文豪的右手铜雕。

走进雨果故居,看到系列雨果雕像的陈列时,发现雕像的作者与如今在上海戏剧大道、北京圆明园的雨果铜像作者同为一,皆是法国当代艺术家娜瑟哈凯努的作品。6年前的夏天,在上海世博园C区的法国馆屋顶花园,娜瑟哈凯努、雨果的曾孙女玛丽·雨果等中法友人共同为雨果铜像赠送仪式揭幕,我应邀见证了雨果雕像落户上海的那一刻。



宿管日记

## 卤水点豆腐

□黄洪书

“卤水点豆腐,一物降一物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,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学问。

做了几年的宿管,才知道管理人的工作要做得好,其实非常不容易。在这些年里,我经常听说,有些学校的学生因为压力大跳了楼,在我们学校,有学生因失恋造成精神分裂被送进了医院,也有学生因家庭环境不好患上了抑郁症,还有为了几句话就打得头破血流的……总之,表面平静的工作,时刻都有可能出大状况。对待孩子,我觉得我们得不断转换角色,有时候我们是他们的妈妈,有时候是闺蜜,有时候要像他们的同学,有的时候得做他们的粉丝。也就是说,对待他们,我们有时候要严,有时候要哄、要夸,有时候要静静地听,有时候要劝说和引导。

记得有一天晚上,一名女生由三名男生扶着进了我值班的女生公寓楼,女生躲在一男生怀里撒娇,似乎是喝醉了。一般情况下,只有女生喝醉了,我才会允许男生扶她上楼休息,否则男生不能上楼。这名女生已醉过多次,但这一次,我看出她是装醉,可又不好挑明,拦也不是,不拦也不是,只好很不情愿地示意男生扶上去后快点下楼来。三名男生上楼后,很快被一名查房的生活老师带下楼来。那位老师很生气,拉着几个男生不让走,说是要等另一名老师来。说话间其中一名男生趁机跑掉了,另外两名男生连连讨好求饶。这名老师却不依,原来她也看出那名女学生是在装醉,便叫男生快下楼去,男生们却对她凶起来,说若他们走了出了事怎么办。于是,生活老师一气之下打电话给了另一名生活老师。另一名老师做事向来比较夸张,一听说有女生经常喝醉,还有男生上女生公寓楼,这还了得?扬言要马上写报告上报学院,还要查看监控,弄得那两名男生特别尴尬。看到他们的狼狽样,我心中窃喜,心想这样治一治他们也好,看他们以后还敢蒙混过关不?

学生楼里到处堆放垃圾,一直都是让人头疼的问题,学生把垃圾堆放在大厅里,然后谁也不认账,时间一长,垃圾就臭气熏天了,这让学校领导头疼不已。不过,一名新上任的生活老师有办法,她在检查卫生时以寝室墙壁为界,谁的寝室对着的大厅有垃圾,那垃圾就算谁放的,查到扣分。几次下来,学生没办法了,不仅不再乱丢垃圾,还互相监督,楼道也干净了。

在夜检时,我还发现过一个问题:有些学生明明躺在床上,关上房门,关上灯,再把床帘围起来,夜检点名的时候,他们装作听不到,怎么叫都不理你,让你一张床一张床地找人,还要冲你发火,说你打扰了他的休息。知道了他们的这个毛病,我便开始装傻,每次打开门,轻轻问一声,有人吗?没人应,我便故意大声自言自语:哦!都不在呀,夜不归宿,记下来!一听这话他们都急了,一个个探出头来说:别别别,我在这里啦!以后他们也不敢这样胡闹了。

还有的学生不想上课时,会待在寝室里玩游戏,说自己病了。遇上这样的人,我们也得装,对他特别关心,问他吃饭了没?是哪儿不舒服?要不帮你联系家长,要不叫来校车送医院吧?这样一来,他们就会觉得很尴尬,不敢装病偷懒了。

我常想起一个外国小故事,一群女生每天都在洗手间的镜子上吻自己的红唇,吻的人多了,清洁起来很麻烦。学校再怎么三令五申都没有人听,照样吻上去,学校想了很多法子都没办法根治,甚至考虑要增加一名保洁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结果,一名清洁工人的一个小举动就轻松解决了问题,她当着那些女生的面,拿着拖把到马桶里湿了湿,然后直接去擦镜子。女生们见了,从此再也不到玻璃上印红唇了。

这个故事让我笑了半天,从中也悟出了一个道理,教育不一定需要教育家、思想家,有时候还得接地气。

想从前,我总为没能上大学而深感遗憾,如今,不知不觉我已在校园里工作了七年多,我爱上了学校,也爱上了这些孩子们。从前的遗憾早已消失无踪,在这里,我不光是在工作,同时也是在和孩子们一同进步。我希望一直在这里,与校园相伴,与孩子们相伴!

(完)

总第 6248 期

配图 张柯 竺仕宝
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